

记住『未来』

经济学家的 知识社会学

我喜欢这个书名——「记住未来」，
我们从每一个「现在」时刻想象未来的世界，
我们甚至把这些想象的世界称为「预言」，
它们就这样留在我们记忆里，
等待我们的后代从偶然的检验机会里窥见远逝的我们。

汪丁丁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记住『未来』

经济学家的
知识社会学

汪丁丁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记住未来:经济学家的知识社会学/汪丁丁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7

ISBN 7-80149-536-5

I. 记… II. 汪… III. 知识经济-研究 IV. F06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28089号

记住未来:经济学家的知识社会学



著 者:汪丁丁

策划编辑:路卫军

责任编辑:叶 仙

责任校对:庄荷英 卫 星

责任印制:同 非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电话65139961 邮编100732)

网址: <http://www.sscph.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美通印刷厂

开 本:787×1092毫米 1/16开

印 张:22

字 数:339千字

版 次:2001年7月第1版 200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0001-8000

ISBN 7-80149-536-5/F·162

定价:3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话语的力量（代序）

王 明 著 王 明 著 王 明 著 王 明 著 王 明 著 王 明 著 王 明 著 王 明 著 王 明 著 王 明 著

培根为西方知识传统的发展找到了动力，“知识就是力量”。到了1960年代后期，这话就被转化为“话语的力量”——the power of words。有了这种动力，学者们诸如德里达和德留兹，便可以在书斋里发动话语的革命，把世界推入“后现代”数不清的碎片之中。

创世之初，约45亿年前，有了阿米诺分子链，其后10亿年间，有了微生物，又5亿年后，出现了“单细胞”——完整生命的基本形态。从原初的那个单细胞的遗传基因里，繁衍出今天地球上林林总总的生物种群。谁想得到呢？45亿年之后的地球上，出现了“互联网”这种生命形态——智能生物体的网状连接，终于把当初那个单细胞的遗传基因的影响力一下子覆盖到整个地球上。

我生活在地球创世45亿年以后的这个时代里，于是便百感交集，坐在“桑拿浴室”的木头条凳上反复思考这个时代是何以降临的。当我汗水淋漓走出来的时候，恍然领悟了这个时代的道理：推动互联网发展的，仍然是“话语的力量”。让我把它展开来说吧！

1980年代中期，我们这群智能生物，这群160万年前才开发出自己的“大脑”的直立人，终于自认为发现了自己智能的秘密，至少是看见了这智能的神经学原理的一部分。这智能的神经学基础是人刚刚出生就有的 10^{11} 个神经元的“复杂连接”，所谓“复杂”，具体而言就是每个神经元可能与其他几千个神经元之间建立“神经突触”的联系，于是总共有相当于从 10^{11} 个神经元当中一次选 10^4 个进行“组合”所得到的全部可能组合的总数——一个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大脑里的“无穷数”。

根据我们这群智能生物今天的理解，复杂连接的神经元之间进行“交往”的基本方式是沿着神经突触的细胞膜的内外两侧发生的“电化

学”过程。例如，一群钠离子穿越细胞膜引发胞膜上邻近部位的电位增加，后者再引发细胞膜上邻近部位的其他“钠阀门”（贯通细胞膜的蛋白质）打开，让另一群钠离子穿越胞膜……如此波及下去，将电位变化传达到神经突触的端点，在端点处不断汇集着的，是各种化学介质，当电位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它们便从端点处的细胞膜内侧喷射出去。在突触端点界面的外侧，约 10^{-11} 米距离处，是另一个神经元的细胞膜，它等待着接收从前者发来的信号——由 20 种阿米诺酸构成的成百上千种化学介质，包括荷尔蒙。1980 年代中期的发现告诉我们，在细胞膜之间发生作用的这许多种化学介质，与我们的情绪和心境有密切关系，是“身”和“心”关系的中介。

大自然演变的情况与经济学原理浑然一体。原初的阿米诺分子链，靠了物理和化学的分子连接，只要体积变得足够大，例如脱氧核糖核酸 (DNA)，就总会在它自己身上实行各个部分之间的分工、专业化，与协调。DNA 的独特之处是它找到了一种“酶”来把自己分裂为两个自己，虽然我很难相信 DNA 意识到了它的“自我”。其实，使 DNA 复制自身的只不过是一种有机化学反应，是从悬浮在周围的无数阿米诺酸里面无意识地寻找合适的配偶，一段一段地把自己复制了出来，再分裂为二。生命只是看上去有自己的目的，它那种求生的“欲望”在原初只是机械地表现为物理系统内部各个部件的分工与协调而已。协调之可能，无非是无数偶发的“连接方式”当中符合了经济法则的那些方式得以更加有效地利用了资源从而“生存”下来，从而其协调方式也就确立为“结构”——反复出现从而表现出某种稳定性的连接方式。

生存下来的 DNA 结构，它的一段一段的“基因”，被称为“遗传密码”，它是最原始的“话语”。它是“话语”，因为它使得 DNA 与自身各个部分的“交往”成为可能，它所表达的“语法”使 DNA 复制自身的过程显现为“生命”过程。DNA 遗传密码只是低级意义上的话语，因为它没有自我意识。只是在人的大脑里，发生了如上所述的那种复杂连接，凸现出了“意识”过程。例如来自 MIT 的一份认知科学研究报告告诉我们，在意识过程里，不同感官的体验被整合为“统觉” (perception) 或“知觉” (cognition)，其中的每一种知觉都对应于一组神经元网络，甚至存在对应于这组神经网络的单个神经元，它只对特定的知觉作出反应。可以想象，许多这样的专业化了的神经元再做复杂连接将凸现出更高级的意识现象，例如“概念”。事实上，哪里有什么康德式的“先验”概念和“后验”概念之分呢？一切先验观念都是遗传基因决

定的，一切后验观念都是神经元在更高的“体验”层次上复杂连接的结果。

就拿我们的情感来说吧，有先验的部分，例如对死亡的惧怕，我猜想那必定是天生的，是我们的遗传基因决定了的。大脑皮层下面，脑干的外围，有一个从我们的鱼类祖先遗传下来的，叫做“limbic system”的中脑结构，我们的情感波动，我们对死亡的惧怕，对亲人的同情，对丑恶事物的厌烦，以及对敌人的仇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一结构分泌出来的各种生物化学介质的影响，或者反过来说，我们情感的波动通过“limbic system”的生化介质传递到我们身体各个部分，极大地影响了它们的行为。我们情感中也有大量后验的、后天习得的部分，例如对某个特定的朋友的情感，对某件特定的事物的厌烦。这种后验情感可以发展到令人惊异的细致程度，例如我们对爱情的感受，对我们熟悉的语言所能够表达的幽默的精微领悟，所有这些情感的细致化，就好像美食家对味道辨认之精细、设计师对面料把握之纯熟、逻辑家对命题分析之入微，如若庖丁解牛、公孙大娘舞剑，都可以达到令人惊异的程度。

于是，大自然 45 亿年的演化史，先是微粒之间形成物理和化学的“结构”，然后是单细胞用来复制自身的“话语”，再后来是神经元之间的“交往”，直到 45 亿年以后，从神经元的交往本身生长出了“意识”，这意识回顾它 45 亿年的历史，终于意识到“话语”有了自己的新形态——互联网，与电报电话网和纸媒信件新闻网一样，它是由物理化学结构承载着的意识流，人们在网关注的不是基础设施的物理化学状态，而是网络所传递的融入人们意识过程的话语的意义。

作为物理系统的互联网并不融入我们大脑的神经网络系统，可是它所传递的话语却通过我们的（视觉和听觉）感官把话语的“意义”融入到我们的思维过程中来了。话语通过它的意义影响了我们的思维从而成为施于我们的“话语力量”。人际交往便是这样的话语力量相互间的作用过程，它导致诸如“交往理性”和“交往伦理”这样的高级网络现象，与作为“人类”特征的语言、思想、知识、文化，一起进入我关注的视野。

收录在这本文集里的，多是我在 2000 年 7 月从北京回到夏威夷以后的这半年里写的文章，通过互联网的传递，它们被发表在国内各个相关刊物上，显得我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分子，或许还是个相当活跃的分

西方人传递什么信息，而是在这里把中国的东西结合了西方的东西，加工成中国社会的话语形态，再把它传递回去。在三种神经元类型里，我这一类型叫做“bipolar”——双向神经元，这类神经元大量地生长在眼底的视网膜上，起着一种“缓冲”，即让其他的神经元变得不那么“偏激”的作用。

我喜欢这个书名——《记住未来》，我们从每一个“现在”时刻想象未来的世界，我们甚至把这些想象的世界称为“预言”，它们就这样留在我们记忆里，等待我们的后代从偶然的检验机会里窥见远逝的我们。

每年的这个季节，在我从窗户里望出去的那片海面上，太阳和月亮总是同时出现，一前一后走向地平线。这样，在傍晚的余晖中，已经可以看到水星在日月之间闪耀，带着它固有的、无法参透的神秘。

目 录

话语的力量（代序）	1
-----------------	---

第一部分 知识的积累

知识与信仰	3
新经济提出的经济理论问题	19
探索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教育哲学与教育经济学	24
新经济与新教育方式	38
“注意力”的经济学描述	42
新经济的人力资本定价问题	53
新经济的劳动定价问题	57
分工与选择	61

第二部分 知识的创造

走向“后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学方法论	67
观念创新与符号交往的经济学	76
网络产生递增收益的两条根本途径	94
新观念的生产过程	101
网络经济的三个经济学原理	118
再谈“新经济”的老经济学原理	120
试析网络股泡沫	123

“互联网革命”结束了吗？	126
再谈“观念与资本的结合”	134
人际交往、观念创新与研发风险	138

第三部分 知识的制度

新经济的资本定价问题	153
激励股票期权与企业扩张过程	159
股票市场、监督机制、产权安排	164
个性化服务的定价问题	166
产权是社会博弈的结果	171
奴隶是怎样获得自由的？	174
新经济的制度特征是什么？	176
制度创新与技术进步	180
新经济的企业文化：集体主义？还是个人主义？	183
企业文化的三个层次	186
竞争、不完全竞争、市场准入政策	189
危险来自何方？	192
如何抑制普遍的腐败？	195
也谈“互联网时代”的金融监管	197
舆论评价与金融监管	200
效率竞争与新闻独立	202

第四部分 知识的腐败与启蒙

文凭的价格	207
生活、职称、逆淘汰及其他	208
再谈“启蒙”	214
农民的觉醒	217
关于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220
医疗服务的经济学	231
选择死亡	233
性、性关系与社会发展	239
无家的感觉	244
历史、生命、体验	247

《经纬》发刊词	253
发展中经济的文化遗产定价问题	255
风险分摊与社会公义	259

第五部分 知识的历史

知识动力学与文化传统变革的三类契机	265
从读书的“捷径”说到叔本华的认识论	279
语言的经济分析	287
“释梦”百年（上）	302
“释梦”百年（下）	311
经济的文明化影响与文明的冲突	320
经济的“文明化影响”	325
大国之道	328
在历史的边缘	332

第一部分

知识的积累

知识 与 信仰

2000年6月4日在清华大学的演说

知识与信仰，最直接的提问就是从“知识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开始。各位可以自己试着回答。首先要询问：知识本身就是目的吗？如果知识本身可以成为目的的话，那么我记得至少两个人说过的话，其一是尼采，在1900年。他说直接的最真诚的求真知的意志，其结果是彻底的虚无主义。各位如果认为知识就是目的，也就是说生活是以知识为目的的，那么请听听尼采100年前说过的话，最真诚的求知意志必定导致彻底的虚无主义。因为具有惟一性的那种真理已经死了，真理只能是多元的。也就是说，已经没有整体意义上的所谓“真知”了，只有从每个人的特定角度观察到的知识和真理。所以尼采临死之前呼吁“知识要为审美留余地”。正如康德所说的：“要推拒知识以便为信仰留余地。”康德的这句话，我已经在今年《读书》二、三月份连载的《知识，为信仰留余地》里做了解释。我只想以这个问题开头。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提出来了，就是：知识的目的是什么。

有一种境界，就是王国维说过的，做大学问的三个境界。第一个境界我认为最重要：“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种境界是不是知识本身呢？按照大部分文人的理解，这种境界不是指知识本身，而是指知识的目的。有个研究中国画的先生对我说过，明清以降，没有国画，因为这些文人已经找不到“终极关怀”了。这是80年代文化界的说法，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终极关怀”问题。如果知识分子没有终极关怀，他就进入不了这个“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境界，他的学问就只能是小学问，达不到王国维所说的古今成就大学问者所必经的那三个境界。作为对知识目的问题的简短回答，我在这个引言里把它说出来以便各位思

考和批评。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去年的《读书》4月号上也做过论述，在那篇文章的结尾，我回答了这个问题：关于信仰我能够说的只是一句话，“在知识过程的极限处，我们获得信仰”。当然，各位也可以争辩说“信仰”本身也是一种“知识”。不过这是另外的话题了，今天不讨论。

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是知识？”当然，我们在问这类问题的时候，已经陷入了一个圈套，一个很难回答的知识论陷阱。因为这类问题总倾向于把我们引到知识论的领域里面，而不再询问更高境界（视域）里的问题。但是为了叙述，我们通常总是不得不先从“什么是知识”开始。按照知识论的古希腊思想传统——这里我补充一点，大致上我们的“国学”里是不谈“知识”的，所以知识的传统可以认为是“西学东渐”的时候进入中国知识界的。按照希腊人的传统，当我们说“知识”的时候，当我们说知道了什么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要反思我们自己的确认。即“How do I know that I know”（我怎么知道我 know？）。这个问句从苏格拉底一直问到现在，1994 年哈佛的分析哲学教授奎因，写了一本《真理的追求》，把知识按逻辑实证论的传统以及在知识论争论中他自己的立场，总结为：知识不是疑问句，不是感叹句，而是“观测语句”（observation sentence）。也就是说，每一个观测语句就是一小片“knowledge”（知识），如果我们认为它可度量的话，可以分割成“一片”或“一项”知识的话。奎因的观点是，到了“观测语句”这个层次，“知识”就不能再细分了，知识的最细分类就是这些可以实证地观测和检验的语句。可观测语句必须是给定时空条件的具体的陈述句。所以可观测语句是沿着逻辑实证论的“原子分解”的思路给出的知识定义。这是 90 年代奎因的思想，也是当代最好的分析哲学家给出的看法。

一个可观测的语句，当我们问 How do I know that I know 的时候，首先是把我们所知道的转换成可观测的语句，然后来检验。在检验的过程中，我们就进入了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一旦进入时间，它就成了一个 process，一个过程，所以它就叫做“知识过程”。检验的结果沿着时间的积累，就是关于这个观测语句或这个知识形成的传统，所谓“知识传统”。这是简单的定义问题。

当然一个知识过程，或一个可观测语句的检验过程，比如“天鹅是白的”——这句话是波普的否定主义理论里所说的“普遍主义的陈述句”，它只在波普的哲学体系里才有意义。而在英国经验论的思想传统里，“普遍主义”的真理观其实不是主流的看法。主流的看法是在检验

“普遍主义陈述”的时候，必须把它投射到具体的时空中去。这在原则上是个无穷多次重复的检验过程（所谓“实验”），然后得到一个概率的分布，也就是哲学家说的“确信体系”。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检验过程——知识过程，对于这样一个知识过程或一个可观测语句的检验过程的理解往往需要回顾它的全部“知识传统”。从经验哲学的时代到今天，我们发现这样的知识传统或过程，它往往被人们简单地抽象为一个“概念”，以此来概括整个的知识过程。因为把“过程”简约为“概念”在表述上比较省事。比如，说“天鹅是白的”，其实说的是“这是一只白天鹅”这个观测语句的全部检验过程以及由检验结果累积起来的关于这个语句的知识传统，是整个“天鹅是白的”的无穷的检验过程。那里面所告诉你的人们看到过的所有天鹅的颜色，然后再汇总，求概率分布，从概率上来说，多大程度上“天鹅是白的”是正确的。所以对 How do you know that you know 的回答，是一个概率的，或然的判断。

即便可以用抽象的概念来概括整个一项知识的全过程，这只是在语言表述上可行，在思想上，我同意奎因的看法，知识过程是一个有深度的过程，不可以被表述为平面化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几个简单的例子，例如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个概念：“幸福”。幸福是个概念，但对幸福这个概念的理解和把握显然是个时间过程。在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年龄，人们对幸福有不同的理解，这理解不断改变。类似的概念还有“爱情”，“自由”等等。如果你从来没有感受过分离的疼痛，那么你能理解两情相许的幸福感呢？如果你从来没有体验过死亡的恐惧，那么你对生命意义的理解是什么呢？如果你没有经历过独裁专制的时代，那么你对自由的诉求是什么样的呢？如果你从来没有浪迹天涯，那么你对故里亲情的感觉是怎样的呢？所以知识是过程，是无法被静态的概念取代的过程。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换句话说，人们不可能通过对概念的把握，就一劳永逸地完成他们的知识过程，完成对知识的理解和把握。从这个看法——如果它是正确的话，我们就可以推论说，从概念到概念的阅读方式，从书本到书本的阅读和求学的方式是危险的，危险就在于你会放弃生活。而只有在生活中概念才会转变为知识过程，才不是静止的。这就是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

再下面一个问题，我想说，如果知识是个过程，知识这个过程只能生活中去把握、去积累，那么对概念的理解是怎样深化的呢？这可以说是一个学习方法上的问题。我的理解是，生活必须要有变化，所以才是“常青”的。生活变化的动力从冲突中来。如果没有冲突，如果你的生

活是未让你感受到任何冲突的生活，那么按照洛克的说法，人就没有任何勇气和动力来改变他的生活。所以你的生活就是苏格拉底所说的一只“未经反省的猪”的生活，很幸福，太幸福了，所以就没有求变化的动力，没办法反省人生。总之，生活的变化来源于冲突。

对大多数人而言，他们获得的概念都是从书上看到的，是别人写过的。对概念的理解通过他们自己对冲突的把握和体验才能够深化。让我解释一下，这有点儿生存哲学的味道。这个故事我讲过很多遍，这不是我的，是萨特在关于存在主义和人文关怀的那个演说里讲的。在战时（反法西斯期间），有一个年轻的朋友来问萨特，说你是我们思想上的领导者，请告诉我该怎么办。我的困境是我的战友在山里跟法西斯打仗，同时我的母亲重病在床要我照顾，这时候我该怎么选择。萨特说你只有自己选择。萨特的回答后来被解释成自由选择，在生存哲学那里，自由选择被看成是“不得不”的选择。其实，哈耶克早就说过，自由绝不意味着快乐。例如你可以选择劳动自由，但你必须承担失业的风险；你也可以守着“铁饭碗”，但没有你的“人力资本”的自由。从康德的纯粹理性出发，我们知道，顺便说一句，康德是从过去到现代的里程碑，我们要判断“科学”的边界在哪里，就总是要回到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后一部分，他介绍了他所理解的辩证法的四个原理。他在关于宇宙学辩证法的论述里说到什么是“辩证过程”：两个同等有力的理性原则发生了冲突，也就是说像这个年轻人面临的那两个选择，那两个选择在他那里是同等高尚的和同等理性的原则，他不可能同时满足这两个原则，别人无法帮助他。其实我们每天都有类似的处境，只能自己去思考，如果我们不能摆脱这种冲突，那就是毁灭；如果能够摆脱，如果痛苦足够强烈，能够激发我们的意志去超越这种正题和反题的冲突，那就升华，至少升华一步，对爱情、幸福、自由等概念的理解就升华一步。这个过程就是冲突的过程，和对冲突的把握与超越现实的过程。我说这就是生活的辩证法，也是概念的辩证法。

冲突当然也意味着，由于像康德所说的“两个同等有力的理性原则直接的冲突”，意味着来自不同知识传统的冲突，当这种冲突把一个人夹在中间不得不超越或毁灭的时候，这两个知识传统就会出现共生演化，共同向前走，因为你为这两个知识传统提供了你个人的体验和新的知识。别人不能提供这种体验，因为别人没有这种激励。这里说的“知识”，它的来源只有三个：就是直接体验、间接体验和内省的体验。这是罗素的总结。

如果冲突意味着知识传统的共生演化，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讨论“对话”的意义了呢？对话就意味着知识沿空间的互补。在两个不同的知识传统里，还有不同代言人，那就是每个知识传统里的主流的声音。我们最好用“声音”而不用“人”来代表知识传统，因为声音是通过人来说的。这是福柯的看法，人只是语言的传声筒而已。当不同的知识传统里不同的声音在逼迫着你的时候，你就承担了别人无法取代的创造性思考的任务，但你的思考同时也是不同声音之间的对话。比如你本人和不同“文本”的对话。当你发现这些文本提供的结论不相符合的时候，就给了你自己一个 issue（论题）可以研究。“issue”就是，你发现了两个同等有力的理性原则，而这两个原则不一致，这时候就要检验这两个原则，通过检验来改变这两个原则所处的知识传统里的确信结构。就像“白天鹅”的检验一样。要么你就提出一个超越性的假设，来综合这两个同等有力但不一致的原则。这是一个被哲学家讨论过很多次的原则，我只不过是把人的生存问题引进来了。而且在我看来，没有生存的困境和冲突就无法解决这个辩证理性的共生演化的问题。

我们再看一下，如何把知识，就是我们刚才界说过的知识，放到西方的知识论的研究传统里面去。我试图找到一种字源学的支持，这样就更有说服力。“知识”的字源学考证，就我在《读书》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所论，是来自于希腊语的“gnoo- (knowledge)”。这个词根在希腊语里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它最原初的含义，就是“私人性的”，“亲切的”；第二个层次是“记忆的”，“专家意见”；第三个层次是，我怀疑这是启蒙时代以后的理解，也就是现在人的理解，知识是“系统的”和“科学的”。在英文字典里，第二和第三层次的意思仍很明确，但看不到第一个层次的意思了，因为现在的人已经把它忘掉了，因为语言的核心含义总是处在分解、漂流、重组的过程中。而字源学的考证，这是海德格尔教给我们的，可以把这个核心揭示出来，因为在思想史意义上说，语言的历史是最不容易被污染的。这不是说语言不容易被污染，恰恰相反，语言每时每刻都受到污染。正是因为每个人每天都在污染语言，所以没有人想到去改变语言的污染（太不经济）。因此几千年来每一个单词所承受的污染，当你一层层地剥开它时，就构成一部非常客观的思想史。这一整套方法都是海德格尔用过的，我们只是学着用。这样，通过“知识”这个字的字源考证，我们看到在英文里，它的希腊文的第一层意思已经消失了，第二层意思正在消失。但在德文里还没有消失。德文里“知识”仍然有“私人的”和“亲切的”的意思。德文里和英文里的